



乾隆元年冬

皇上萬幾餘暇取前後所著散體古文詩賦彙
爲一集而

命疇昔侍學之臣跋之臣爾泰以雍正十年入
侍既嘗承

命敬序樂善堂文鈔今年秋復敬序曰知蒼說
聖性之誠一

聖學之廣淵

聖治之淳懿皆備於前文所稱述而孰復是編益信先儒所稱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洵深探本源之論也夫道之體於身者爲德施於事者爲治而見於言者爲文道以久而益明德以久而益懋治以久而益光卽文亦以久而益粹惟二帝三王能一以

貫之故德爲聖人之德而非大賢以下所能幾也治爲聖人之治而非三代以後所敢望也文成典誥後賢後儒力追而終莫能及焉然其所以致此者則惟誠之不息而已臣始入侍我

皇上之學已大成而惟日孜孜未見有晷刻之懈也及登

宸極布德明教敷政寧人無一不與民心相應
萬邦忻戴如天地之蓋容而猶欲然自以
爲未足文與治之日新皆由於

聖心之誠一可見矣伏讀前後

御製序文所時切於

聖心者於樂善堂文鈔則因文以檢躬行於日
知蒼說則卽文以考治法而是編之序言

之尤深切焉體道不息而與時偕行將見

聖德

聖治直接武於三王而是編之傳布於寰區皆
以典誥奉之矣是則臣心所厚幸也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少保大學士
臣鄂爾泰恭跋

臣聞文以載道而道本於身故必實能明
 道而文始可貴必實能身體而道始能明
 我

臣聞文以載道而道本於身故必實能明
 道而文始可貴必實能身體而道始能明
 我

皇上躬濬哲之姿夙承

庭訓緝熙光明聖學淵茂臣自雍正元年蒙

世宗憲皇帝恩命得侍

左右於今十有餘年伏睹我

樂善堂全集
四
皇上稽古遜修研精經術於六經四子之書儒
先之緒論諸史之成績博觀約取剖晰精
微舉天人性命之理政治之所從出皆有
以得其大本大源之所在所學之正如此
寒暑晨夕矻矻孜孜熟復尋究融洽貫穿
進進不已與道大適學之精且專又如此
故發之於文日新富有麟炳商皇充溢細

帙曩者

親定樂善堂文鈔十有四卷臣既承
命而敬序之矣

御極以來敕幾清宴乃合前後所著選定編次
爲

樂善堂全集臣受而讀之其義蘊之宏深則經
緯天地無乎不包其辭藻之瞻博則鎔鑄

古今無乎不備仰泰岱而知衆山之卑觀
河海而知行潦之細誦聖言而知百家衆
說之凡淺巍巍乎煌煌乎洵宇宙之鉅觀
也臣仰惟

皇上聖學高深固非擬議所及而竊謂其所以
發而爲至文者由至道之蘊積者深也夫
道豈獨爲文而已聖賢本是道而垂彞訓

帝王體是道而成治功

皇上本皇極之敷言既已見諸行事中外欣欣
文德誕被矣而猶夙夜孜孜因言考行所
謂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者誠在今
日而是編也天德王道合爲一焉乾坤之
容日月之光與詩書相表裏而世爲天下

則又何疑哉臣校錄之次伏讀

御製序文竊有以知

聖心之所存茲奉

命綴言簡末仰至文之炳蔚而拭目以觀至治
之日升海內臣民涵泳

聖澤偕登大道區區蠡測所及蓋不能自巳云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少保大學士

臣張廷玉恭跋

臣福敏叨陪侍從謬側細氈廣廈之間十
有八年於此矣親見我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殫日勤之學問自六經四
子以及諸史百家無不登其堂入其室嚼
其馘味其腴於道則宗二帝於法則統三
王於學則承孔孟凡作爲文章以及偶爾
吟咏皆藹然以萬物爲一體而與天地同

流

御極以來以仁心布為仁政四方萬姓莫不喁
喁向風從欲不變向也見之文章今也行
之政事洵典謨之繼響雅頌之嗣音匪徒
有其文確有其實也夫聖神之德作式萬
邦今天下臣民皆以躬逢

聖世為至幸而臣不惟逢其盛且近其光不惟

仰瞻

殿陛之間而且侍從

左右積歲積時至於如此之久蓋視天下臣
民為尤幸也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知之
非艱行之惟艱魏徵之告文皇曰始之非
艱終之惟艱

皇上舉平日所常言無不見之於實政則其知

生知其行安行行既與知一則終必與始
一如天不已應地無疆斷可知矣臣又聞
古人言禮樂之興俟以百年王者之仁要
諸必世我

國家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於今百年正禮樂大興之會而我

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立之斯立動之斯和

漸仁摩義捷於影響臣雖衰朽無能未克

仰贊

高深猶得優游

禁籟曲沐

慈仁與海寓羣黎共遊昇平盛世作為歌詩以

詠王化之成豈非至幸中之尤幸也歟臣

區區至愚不勝厚望焉

乾隆元年仲冬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臣
福敏恭跋

欽惟

皇上躬天縱之資單心稽古夙夜維勤粵自冲
齡研精六籍旁及諸史百家以逮有宋大
儒之書靡不薈萃貫通得其大本大原之
所在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臣竊惟二帝三
王之學備見於尚書所謂上天垂文象有

節度者是已其軼見於他書若帝堯戰栗
之戒帝舜南薰之歌成湯之銘帝甲之箴
片義單詞類皆闡發道妙昭茲來許後之
賢君如唐太宗宋仁宗間有文詞表見要
亦隨其所得之淺深以著爲篇章善乎唐
臣李漢有言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
道有至焉者否也我

皇上味道之腴聲律身度夙承

世宗憲皇帝明理立誠之大訓純亦不已緝熙光
明以聖賢之所得者治其心卽以聖賢之
垂訓者顯諸文包蘊天地鎔鑄萬有而渾
然默契於聖人制作之原臣自辛亥入直
禁庭親炙

聖顏敬聞緒論庚戌以前所製序論書記雜文

詩賦十有四卷臣皆得而伏讀之數年以
來

聖德日新極深研幾文益充邃茲者

繼序乘乾敕幾餘暇取前後諸編

親加刪定合爲一集微臣恭與校對自懼爝火

之照末由上測

高深第就臣管見窺之舉凡天地四時之行雨

露風霆之變山川草木之麗名物象數之
繁帝王霸王霸心術事功之分井牧農桑禮
樂兵刑之用仰觀俯察援古證今千彙萬
狀不可端倪而悉貫之於道至若涵泳性
情流連光景無非萬物一體之懷流露於
翰墨間在易之賁曰剛柔相錯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

皇上學貫天人參贊位育觀文以察理修辭以立誠自

臨御後溥海內外蒸然向風蠕動蠖飛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良由

聖心與道為際而本身徵民悉以驗其言之實效向之蘊涵蓄積者已一一見之治法矣臣幸依

日月獲窺

聖學淵微集古先哲王之大成謹拜手颺言推原於道德文章一貫之旨臣以知天下臣民由

宸章之炳煥求

皇極之會歸

帝光所被與天無極而臣得附名簡末竊媿於

景星慶雲之先睹可不謂厚幸歟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吏部左侍郎
今授江蘇巡撫臣邵基恭跋



臣竊惟帝王御世有心源而後有治法然
必基於學以成而文其學之散見也在昔
唐虞授受危微精一爲言心之祖未嘗以
學名而千古之聖學苞焉二典之垂三謨
之作爲帝王言治之極未嘗以文著而千
古之大文煥焉則夫文章之與政事通而
治本於學學本於心一以貫之而已矣欽

惟

皇上聰明天亶秉睿哲之資切就將之學

世宗憲皇帝嘗以明理立誠

宸章錫訓

聖敬祇承孜孜夙夜上探四子六經之淵微旁涉諸史百家之浩博精究於身心性命大周於天下國家細及於日用行習彙三才

萬物之理莫不探本索原兼綜條貫而一發之於文自闡道明教之篇以至體物緣情之製無格不具無盛不臻大矣哉合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而一之故學為

聖人之學而文為天下之至文也臣詩正新進

小臣甲寅入侍

內廷仰覩我

皇上學問高深日新歲益敬讀

樂善堂文鈔自庚戌以前凡十有四卷年來復

聖人數倍於昔爰於

萬幾之暇總彙全編

親定成集臣以在籍蒙

特旨宣召侍直

南書房恭與校對自惟扣槃揣籥之愚何足

以殫測海窺天之識竊見

聖主臨御以來至德覃敷千載未有倫比凡行

政用人仁民愛物之際羣生沾濡太和翔

洽雖在萬里之表四海之遙號渙言傳罔

不暨訖因以知

盛治邇隆實本於

皇心之純一而緝熙光明之原基於學古之日

者舉堯咨舜傲之憂勤禹儉湯仁之典則
文謨武烈之覲揚穆然如見心源治法之
相接而陶鑄羣言發皇

睿藻亦遂與典謨渾噩炳焉同風所由統自古
聖君哲后之緒金聲而玉振之用集制作
之大成也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書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臣知

天章焜耀倬雲漢而麗星辰傳示萬世永永無
極而臣蒙被

厚恩身侍

禁闈親覩

日月之光摹繪萬一謹附於拜手颺言之次是
則臣之殊榮也夫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侍講學士臣

梁詩正恭跋

臣聞乾坤之容無從仰繪而川流敷化所以爲大未始不可明言

皇上以生安之聖學倍懋於儒生蓋惟聖而始盡學之能事也唐虞授受論學而未顯言說命首揭之不及政事惟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萬有悉包舉焉尼山木鐸諄諄勉人亦諄諄告君大哉學乎此先聖後聖所

同揆者乎臣沐

世宗憲皇帝殊恩草茅一身備員

禁近親多於

聖德者深而竊窺於

聖學者畧稔謂不博於文禮不可得而約也故
自通經貫史而後諸子百家以及詩歌騷
賦靡不究其條理窮其旨趣所以灼見性

天而正大之情充周洋溢全體太和昭融
於翰墨之下機動神隨自然合度今者

紹承大統惟日孜孜無刻不以敷政寧人爲念
間於萬幾清宴取向所作各體文詩賦彙
爲全集而以臣謏陋復得蒙

恩與於校對之列乃拜手稽首而爲言曰凡物
皆性凡人事皆天道而不明乎性與天道

樂善堂全集
之旨則見物不見性見人事不見天道矣
故舍本徇末者驚華而不既於實而稍窺
理域則又簡棄乎文辭以爲非所急皆蔽
也六經之垂顯萬世之道開萬世之文道
與文有二乎哉

皇上旣敦敏夙成又承

先皇立誠明理至訓一以貫之於文見道卽於道

見文斐然外見者皆粹然內蘊者也類萬
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禮樂之陶淑仁義
之漸摩備於其中矣臣願

頌之學宮播之天下以教育乎多士俾知

青宮養正之年崇高之地不自遐逸而學古
以獲治平之本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疇弗

仰

聖人而思聖功哉

乾隆元年丙辰仲冬月編修臣顧成天恭

行跋



